

新
惊悚六计
2

越恐怖越上瘾

Bai Qiang Shang De She Tou

白墙上的舌头

让你冷彻骨髓、胆寒崩溃的恐怖故事

佚名等 /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白墙上的舌头

佚名等/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惊魂六计/佚名等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7

ISBN 978-7-5399-3879-0

I. ①新… II. ①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121190号

新惊魂六计·白墙上的舌头

作 者: 佚 名

责任编辑: 刘 霁

选题策划: 博集天卷

特约编辑: 柳 易·丁 健
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 张 雪

版式设计: 风 筝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: 500千字

印 张: 25

版 次: 2010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3879-0

定 价: 48.00元 (全三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本书部分文章, 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, 尚请谅解, 相关事宜, 请与编者联系。
(jiaoliu@booky.com.cn)

新惊悚六计
之白墙上的舌头



新惊悚六计
之白墙上的舌头



目录 CONTENTS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|
| 001 | 故事一 | 双生凶灵 | 145 | 故事六 | 怨灵传说 |
| 047 | 故事二 | 梦析鬼谭之鬼妓 | 161 | 故事七 | 月夜鬼敲门 |
| 077 | 故事三 | 偷窥 | 176 | 故事八 | 灵异催眠师 |
| 110 | 故事四 | 谜宅 | 184 | 故事九 | 怪眼 |
| 129 | 故事五 | 第五部电梯 | 194 | 故事十 | 禁屋游戏 |



一、诡异的笑声

送走了梁律师，小藕松了口气。父母因车祸去世已经三个多月了，直到今天她才算正式办完遗产继承的所有手续。

父母给她留下了如此庞大的一笔遗产，这是小藕做梦也没有想到的，她的视线在沙发旁小角柜的一张合影上停留了片刻，叹了口气，坐了下来。茶几上的茶还在袅袅地冒着



热气，淡淡的清香四处流溢，看着洁白如脂的茶杯，小藕的心痉挛了一下，因为这个茶杯是父母生前最常用的。她忍不住端起茶杯，细细地摩挲着，茶水的热量透过薄薄的杯壁传到了她的手心，茶香也丝丝缕缕地钻入了她的鼻子，深深地吸了口茶香，她把茶杯送到了嘴边，浅浅地啜了一小口茶。这时小藕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若有若无的笑声，一听到这声音，她的脸色立即变了。

果然，还未将茶咽下，她心痛的毛病就又发作了，剧痛从心脏向全身扩散开来。她的手开始颤抖，茶水因此溢出了茶杯，泼到了沙发前的波斯地毯上，水迅速地浸入地毯，形成了一块深色的印记。忍住痛，小藕颤抖着伸出手，竭力将茶杯放回茶几上，然后把身体蜷缩成一团，用膝盖紧紧抵住胸口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她知道疼痛很快就会过去。

这个心痛每次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好像有人抓住了你的心脏，猛地一捏再猛地松开手一样。冷汗已经布满了额头，但小藕仍一动不动地蜷缩在沙发上。那诡异的笑声已经消失了，但它带来的心痛还在持续着。

小藕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，等着心痛消失。不知为什么，最近只要她一听到那个笑声，心痛就会立刻发作。就好像她的心脏上面被套了一个金箍，而那个笑声就是紧箍咒一般。还记得第一次心痛发作的时候，正是父母出事的那天，当时她正在和几个朋友吵着一个社会上的热门新闻，突然接到父母出车祸的电话，然后她就听到了不知哪传来的、一种银铃般的笑声，心痛便毫无预兆地发作了。

大家都认为是因为她受了刺激而引起的心痛，可办完了父母的丧事，这心痛还是会伴随着那诡异的笑声莫名其妙地光临。几个要好的朋友硬拉着她去医院，给心脏做了个彻头

彻尾的检查，结果却显示一切正常，小藕的身体健康得不得了。最后医生得把它归结为心理上的变化引起的疼痛，等过一段时间心情恢复正常，疼痛就不会再有了。至于小藕坚称听到笑声，医生说那可能是幻觉。

起初小藕也相信那是幻觉，和她在一起的朋友竟没有一个听到那银铃般的笑声。但现在，笑声却越来越清晰地传入她的耳朵，同时她也发现，每次听到笑声后心痛才开始发作。这起码证明了她听到的笑声不是心痛引起的幻觉，但为什么她会听到如此诡异的笑声呢？又为什么会因为这笑声而疼痛呢？身受折磨的小藕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次的疼痛慢慢地消失了，小藕松了口气，放松身体，把腿伸直。这时，她背后客厅的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一条缝，一个披着长发的白裙少女走到了小藕的身后，向丝毫没有发觉的小藕慢慢地伸出手去。

二、花都老宅

少女的手还未触到小藕的肩膀，客厅的门就被用力推开了，一个染了金发的女孩踢踢踏踏地走了进来，看到小藕身后白裙少女伸出的手，翻了翻眼，嗲声嗲气地教训白裙女孩：“张曼曼小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搞？人吓人，吓死人。”说着一屁股挤到刚发现她们进来的小藕身边坐下。

小藕回头。这才看到嘴巴撅得老高的白裙女孩张曼曼，张曼曼一脸的顽皮，就势从沙发后面翻到了前面，把穿着长筒靴的脚随意地搭到了茶几上，斜眼看着金发女孩，凶巴巴地说：“关你屁事，又没有吓你啊。”转向小藕，张曼曼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学着金发女孩的嗲声嗲气，柔柔地



说：“小藕，我的提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？到底要不要去花都呢？”原本她的嗓音是很憨很响的那种，现在捏着嗓子说话，声音变得奇怪无比。

小藕和金发女孩同时被她怪腔怪调的声音吓了一跳，“噗”的一下喷出了嘴里的茶，金发女孩狂笑了起来：“我的妈呀，笑死我了，张曼曼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？”她倒在沙发上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小藕虽不像她那么夸张，但也忍不住笑倒在金发女孩的身上。张曼曼看两人前俯后仰，火气噌地蹿了上来，恶声恶气地嚷了起来：“喂，笑够了没有啊？有什么好笑的？真是的。”她的手指向金发女孩，“刘思漪，你敢再笑，我就把你的糗事全部告诉‘洗衣粉’和‘田鸡’。”

“洗衣粉”和“田鸡”是两个死追刘思漪的男孩子，当然，这些都是他们的绰号。洗衣粉原名叫齐强，因为和电视广告上的一种洗衣粉同名，所以张曼曼她们就直接叫他洗衣粉了。田鸡原名叫马杰，张曼曼她们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的外号就已经是这个了。这一招果然很灵，刘思漪的笑声一下止住了，强忍住笑，她捂着肚子道：“我去卫生间。”说完迅速地跑掉了。

看到刘思漪开溜，张曼曼立即挤到了小藕身边：“我说你倒是考虑好没有啊？你看你整天关在家里，人都瘦了一圈，就当出去散散心好了，反正你还从未回过花都老家呢，正好回去看看。”张曼曼说的花都是小藕的老家，一个接近北方，依山傍水的小城市。说是老家，其实也不确切，因为小藕不是在那里出生的，听妈妈说，她和爸爸没生自己之前就住在花都。后来爸爸因为生意做大了就搬离了花都，来到了上海发展。

小藕抬手摸摸自己的脸，父母出事后，自己瘦下来十几斤，一米六八的个子，体重还不到一百斤，的确是瘦了点。只是自己从未回过花都，要不是父母意外出事，梁律师来给她办遗产继承手续，她甚至都不知道父母至今还保留着花都老家的宅子。

见小藕怔怔的表情，张曼曼推了推她：“想什么呢？别发愣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”小藕回过神，这个张曼曼打的什么主意，小藕可是再清楚不过了，她露出个狡黠的笑容：

“一定是你妈又要你去相亲了吧？”被小藕一语命中要害，张曼曼无奈道：“是啊，我老妈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都什么时代了啊，还老逼我相亲，我可真是苦命的人啊。”“是啊，天下还有你那样的宝贝妈妈，你可的确是够苦命的。”

不知何时，从卫生间里出来的刘思漪，在小藕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，看着自己修得尖尖的指甲，她也附和起了张曼曼：“小藕，还真别说，我也觉得你应该回老家看看，你就不想看看你爸妈当年生活过的地方？”结果，张曼曼浪费了那么多口水小藕都没点头，刘思漪这一句话却勾起了她的兴趣。是啊，回去看看爸妈当年生活过的地方，也借机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作出了这个决定之后，小藕突然觉得轻松了许多。

年轻人动作就是快，昨天决定回花都，今天一行五人，三女两男就已坐在了驶往花都的汽车上，多出的两个男生自然就是刘思漪的跟屁虫洗衣粉和田鸡。本来张曼曼是竭力反对二人同行的，他们两个平时见面总是像仇敌，明争暗斗叫人不得安宁。但在这节骨眼上，两人竟出人意料地使出了死缠烂打的功夫，终于使得小藕和刘思漪一起点头，答应让他们跟去，他们的理由是花都老家小藕从未去过，去陌生的地



方还是有两个男生跟着安全些。二比一，张曼曼的反对票也自然无效了。

有他们同行，倒是多了两个免费的司机，两人一路上换着开车，倒也没有了争执。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，沿路的景物飞速地往后倒退，张曼曼和田鸡不时斗几句嘴，刘思漪笑眯眯地看两人斗嘴，也不说话。谁也不会察觉，随着花都的临近，此刻小藕的心情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，一丝不安开始从心底悄悄蔓延开来。

三、镜中人脸

下午四点多，车子终于驶进了花都市区，拿着老宅的地址，只问了一个人，他们就顺利地找到了小藕家的老宅。老宅位于花都市区的最南端，是一幢有个大院子的两层小楼，黑色的大门紧紧闭着，院子里高大的梧桐树一部分树枝已经伸到了院墙外面。还没等洗衣粉把车停稳，急性子的张曼曼就下了车，一看到紧闭的大门，马上就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：“小藕，你不是说和什么顾叔叔约好了吗？他人呢，咱们怎么进去呀？”

小藕从车里钻了出来，心里满是初回老家的兴奋。她四处张望：“咦，我是已经和顾叔叔约好了，他说会在这里等我们的啊，奇怪，怎么没来呢？”刘思漪也下车，站在小藕的身边：“顾叔叔是谁啊？他怎么会有你家的钥匙呢？”小藕绕到了车后，向不太宽的马路上张望：“顾叔叔是我爸爸的一个远房的堂弟，梁律师说这个老宅是我爸爸托他照看的。”

田鸡和洗衣粉也下了车，接过话：“真搞不懂你家，都

搬到上海了，怎么还留着老宅子呢？要是我呀，早就把它卖掉了。”一向和他们对立的张曼曼这时也绕了过来，一脸的不屑：“这房子要是早卖掉了，我们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啊？笨猪。”

“张曼曼，说谁呢？谁是笨猪啊？”田鸡瞪大了眼，冲她嚷了起来。张曼曼伸了伸舌头，躲到了刘思漪的身边：“就是说你，怎么？不服气啊？哼。”这边两人还在闹，那边街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已飞快地跑了过来，到了小藕他们面前，气喘吁吁地停住脚，一双大眼睛盯着小藕一行人上下打量着：“你们是从上海来的吗？”

张曼曼一下就冲到了男孩面前：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”小男孩伸手，掌心托着一把钥匙：“哪个是小藕姐姐？我爸爸今天有很重要的事不能来了，他叫我来等你们，把钥匙交给小藕姐姐。”小藕上前一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你一定就是顾小兵弟弟，对不对？我就是小藕姐姐。”小男孩笑了，露出两个虎牙，把钥匙递到小藕面前：“给你钥匙，我爸爸说他明天办完了事就过来看你们，叫你们先休息。”小藕接过钥匙，轻轻地拍了拍小兵的头：“你好乖哦，姐姐喜欢你。”张曼曼也凑了过来，弯下腰：“小弟弟，几年级了？你好可爱哦。”小兵嘴一咧，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挠挠头，突然惊叫了起来：“糟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还要写作业呢。”说完也不等小藕她们说话就一溜烟地跑掉了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看看手里的钥匙，小藕无奈地耸耸肩，过去开门。可能是因为顾叔叔常来的关系，钥匙轻轻一扭，锁就“咔嗒”一声打开了。张曼曼第一个冲进院子，忍不住惊叹：“哇塞，小藕，你家的院子好大啊。”看到左面的院子，她立即兴奋地跳了起来，“咦，小藕，你家院里有车库



耶。”说完就冲着门口嚷了起来，“洗衣粉，田鸡，你们把车开进来吧，小藕家有车库的。”嚷完了，她一蹦三跳地跑到了小楼的门口。

刘思漪帮着小藕把大门打开，让田鸡把车开进来，车库的门是原先就打开的，所以田鸡直接就把车开到了车库里。两个男生把车后盖打开，拎出了两个大大的箱子，因为准备在这过上一个星期，所以几人都带了些平时用惯的东西。

三个女孩已经进入小楼，正在大大的客厅里参观。洗衣粉和田鸡把箱子放到了沙发旁边，也跟在女孩们身后四处张望。“小藕，你家还真漂亮。”说话的是刘思漪，她脚踏脚下的木地板，“就是这地板有点旧了。”张曼曼从客厅的楼梯后绕了出来：“不旧才怪呢？你想啊。小藕都二十二岁了，她还没有出生时这地板就铺好了，二十多年了，能保持成现在这样就很不错了。”刘思漪没有搭理她，只顾转了一圈，楼下进来是大客厅，楼梯在客厅的偏左一点，绕到楼梯后面就是厨房和餐厅，客厅的右面还有两个房间，看样子应该是客房了。

小藕已经上了楼，楼梯也是木质的，因为老化的关系，人走在上面，稍微用一点力就会咯吱作响。上了楼梯往右一拐，就看到一扇玻璃门，玻璃门的右边接连着两扇木门。小藕轻轻地推开了玻璃门，入目是一排高大的书架，原来这间是书房，只是书架上的书好像少了不少。北窗前是张宽大的写字台，除了一个笔筒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有。

刚从书房里出来，就迎到了上楼来的张曼曼她们，张曼曼伸头朝书房里看了一眼：“哇，还有书房。”把头缩回来，看到小藕打开了右边的木门，便又跟了过来，“我猜这两间一定是你爸妈那时的卧室。”果然，正是一间大卧室，

卧室里还有个小门，看来是洗浴室，还没来得及过去看看，刘思漪的叫声就从旁边的门里传了过来：“小藕，咱们住哪间啊？我都饿了。”小藕应声出来，进到了旁边那间房里，刘思漪已经躺在了宽大的床上，见小藕进来，便坐了起来：“咱们住哪间啊？叫洗衣粉把东西拿上来，我饿了。”

小藕笑着坐下：“我想过了，咱们住我爸那间，这间叫田鸡和洗衣粉住好了。”“OK！”刘思漪跳下床跑出去大叫洗衣粉。小藕坐了起来，视线在房里扫了一遍，这间房东西不多，除了这张大床就是一个梳妆台，梳妆台上镜子还在，化妆品一样也没有了。

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，这话可一点不假，看到有镜子，小藕立刻从床上下来，坐到了梳妆台前，对着镜子细细地打量着自己。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，五官则完全承袭了母亲的美貌，眉眼清秀。对着镜子，小藕满意地笑笑，把头发又往肩后掠了掠。但她的笑容却突然僵在了脸上。因为镜子里竟然多出了一张脸，一张只有嘴的脸，小藕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看着那脸上的嘴慢慢地咧开，对着她露出了一个微笑。

四、人头灯笼

小藕难以置信地眨眨眼，再看过去，镜子里除了自己哪还有什么人脸。她松了口气，站起来，暗自埋怨自己神经过敏。这时刘思漪带着田鸡和洗衣粉进来了，指挥着他们把箱子放好，便过去挽住小藕的胳膊：“马上就六点了，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吧？我都饿坏了。”小藕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田鸡就飞速地冲了过来：“是啊是啊，我也饿坏了，咱们回来再收拾吧，先去吃东西。”



看田鸡一脸的谄媚，女孩们大笑着跑了出去，丢下莫名其妙两人，看看洗衣粉，田鸡抓抓脑袋：“我说错话了吗，她们笑什么？”洗衣粉白了他一眼，笑了一声，追出去。因为小藕家的老宅是在市区，所以出门没走多久就看到了饭店。只一会儿工夫，几人填饱了肚子，还趁着吃饭的机会打听出了花都几个好玩的地方。

出了饭店往回走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但马路上的路灯和各种霓虹灯却亮了起来，到处都是逛街的人，看起来比白天热闹多了。几人一边往回走，一边热烈地讨论着明天先去哪玩，还没有讨论出结果，就到了小藕家老宅的门前。

因为没有开灯，一进门黑糊糊的。“糟了，”田鸡先叫了起来，“刚才出去时，忘了看看灯的开关在哪。”“也不怪曼曼说你笨。”洗衣粉得意地掏出打火机，打着后借着微弱的火光，一边在门旁的墙壁上寻找开关，一边还不忘贬损田鸡。“找到了。”开关在门后的右侧，洗衣粉伸手按了下开关，大厅的灯马上就亮了。

“耶，有灯了。”张曼曼旋风似的冲到了沙发上躺下。刘思漪甩了甩胳膊，在她身边坐下：“折腾了一天，好累啊，小藕，你家的浴室还能用吗？”小藕摇头，也挤了过去：“不知道啊，应该能用吧？谁去看看。”田鸡和洗衣粉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我去。”他们话一出口，张曼曼立即狂笑了起来：“我的天，你们还真是心意相通呢。”

两个人互相白了一眼，同时冲向卫生间，留下三个女孩在客厅里大笑。“对了，楼上卧室里还有个卫生间，我上去看看，咱们总不能都挤在一个卫生间里洗澡吧。”小藕站了起来准备上楼。“我也去，反正思漪有两个跟班伺候着呢。”张曼曼也站了起来，跟在小藕身后。“喂，干吗呢？”

你们丢下我一个人。”刘思漪不满地嘟囔着，张曼曼得意地回头冲她扮了个鬼脸就和小藕跑上楼去。

等田鸡和洗衣粉出来时客厅里就只剩下了刘思漪一个人，见他们出来了，刘思漪坐直了身体：“怎么样？能洗澡吗？”田鸡抢话：“当然，你也不看看是谁出马。”洗衣粉闻言看了他一眼：“喂，你还真好意思说呢？要不是我，这……”眼看两人又吵了起来，刘思漪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想道：“天哪，自己怎么会认识这两个活宝呢。”她把怀里的靠垫扔开，准备上楼去拿换洗的衣服。见刘思漪要上楼，两人又同时抢到了她的身旁：“你不洗啦？水烧好了。”刘思漪无奈地站住，拖长了声音：“我可不可以去拿衣服呢？唉！真受不了你们。”说完，丢下两人快步跑上楼去，把楼梯踩得咯咯直响。

进了书房旁的大卧室里，刘思漪没看到小藕和张曼曼，倒是卧室里面卫生间的门里传来哗哗的水声，“这两人动作还真不慢，都洗上了。”想到这，刘思漪拿了自己的睡裙也赶紧跑下楼去。田鸡和洗衣粉还在客厅里等着，见刘思漪下来了，两人又同时站了起来，但刘思漪却一阵风似的跑过两人面前，直接跑进了卫生间。她随手把门关死，脱掉衣服，拧开了花洒，刘思漪伸手试了试水的温度，不冷不热刚刚好。轻松地哼着歌，她站到了花洒的下面，让水淋湿自己全身，慢慢地冲洗着。

快洗好时，她惬意地闭上眼，让水从头上淋下来，冲去身上的沐浴乳。冲到一半时，刘思漪皱眉了，嗯？奇怪，睁开眼，水怎么没了？看看自己身上还未冲净的乳液，刘思漪的脸马上就变了颜色。再拧拧开关，仍然没水，刘思漪捺着性子把热水器的开关拧紧再重新打开：“哗”的一声，水便



下来了，刘思漪惊叫了一声，从水下跳开。凉水？花洒里流出来的竟是冰凉的水，虽然现在是夏天，可毫不防备地让凉水冲了一下，刘思漪还是吓了一跳。凑合一下吧，她匆匆地把乳液冲净，也没有心情哼歌了，套上睡裙开门出去。经过田鸡和洗衣粉身边时，刘思漪哼了一声：“你们可真厉害，水洗到一半就变成凉水了，吓了我一跳。”说完径直上楼。田鸡和洗衣粉对看了一眼：“凉水，不会吧？”下一刻两人又同时冲向了卫生间。

刘思漪回到卧室时，小藕和张曼曼已经在床上等着她了，见她进来，两人同时笑了起来：“还没有我们先洗好呢？”刘思漪胡乱地往床上一倒：“还说呢！才洗到一半热水就变成了凉水，吓了我一跳。”三个女孩嬉闹了一会儿，终于敌不过周公，沉沉地进入了梦乡，卧室里安静了下来，只留下那盏小台灯散发着晕黄的光。

夜深了，田鸡和洗衣粉也在隔壁睡着了。风轻轻地吹着，熟睡的小藕突然听到好像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，再听听，是有个声音正轻轻地喊着：“小藕，小藕。”小藕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下了床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出去。

好困啊，小藕揉了揉眼，这半夜三更的谁在叫自己啊？当“半夜三更”这个词一进入她的脑海，她猛然就打了个激灵，回过了神，站住脚，困意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，四处看看，小藕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。四周黑漆漆的一片，犹如化不开的墨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恐惧猛地向她袭来，一阵风吹过，小藕打了个寒噤，寒意从脚底向心头侵袭开来。就在她惶恐地四处张望时，前方突然出现了几个小小的亮点。亮点不断移动着，慢慢地向小藕这边飘过来了。

按说，人在黑漆漆的环境里最渴望的就是能见到一丝光